

## 序：今日书生吐蕾

· 林高

初读到海彬的文章便留下印象。又打听得知他刚从南大中文系毕业，从事戏剧。海彬的才质好——这是读他的文章我直接感觉到的东西。草木有本心。我在乎这个。靠这个能走比较远的路，走着走着就更喜欢文学了，更知道搞文学的意义在于品尝文学的滋味上。后来我读到海彬的诗，出手不俗，心里更祝福他：好好的走上这一条比较远的路。

才质好是父母给予，老天赋予，自己保持并提升的。有一句老话我拿来送他，就是：路上要时时警惕自己，修持心性，守护气质，提升学识。

再者我就拿名家看名家来说几句。张爱玲的才智是难以踮脚与之比肩的。她对人性的观察敏锐兼深邃，复又把玩于笔下以折服人心，读张爱玲常使我惊、叹，又觉得冷。一种踏不到泥地的冷。傅雷说张爱玲把聪明变成习气。王安忆说张爱玲“从俗世的细致描绘，直接跳入一

个苍茫的结论，到底是简单了。”又拿张爱玲与鲁迅并提，说鲁迅“因他是从现实的步骤上，结结实实地走来，所以，他就有了走向虚无的立足点，也有了勇敢。”<sup>1</sup>傅王二位的话，我以为，是有志于写作者一开始就想的，一路上想的，所以一并拿来与海彬共勉。人生总教人悲观，却不应因此踏空沉陷，而是奋起凝视，洞见奥秘。

因从事戏剧使得海彬有机会借助“角色”出入于现实，对生活的深度与广度有比较深切的体会；又因为他常到学校去，以“扮演”的形式与学生对话，并设身处地反思生命成长过程的困惑。从反向看，这样的条件对海彬而言是为他创造一个“生活的海洋”，他从中得益，充实而蜕变，写作这时候进来恰好是他呈现自我的形式。

海彬亦意识到写作是生活的延续吧。文字里我读到他的睿智，看到怜悯——那些小小的态度正是生活上的、写作上的不可或缺。请读他的所见所想：

几乎每个星期，我都会看见令我心动的人。

某次，我正走向公共厕所，远远就看见一个老人，个子矮小，腿有疾患；一手持杖，另一手扶墙，小步小步地往厕所大门……那样的移动方式甚至不能算是“走”，我经过他的身

---

<sup>1</sup>王安忆：世俗的张爱玲

旁，进了厕所，一泡尿后，在洗手时看见老人家才刚刚走进大门。老人在墙边停下，双腿不住颤抖。此时从我身旁经过一汉子，是一位外国劳工，开口用生硬的华语问道：“要帮忙吗？”举手欲扶老人。老人感激地摇头道：“不用，不用。”

——《怎不叫人心动》

海彬兼具感性与理性。齐邦媛教授教书很重视文学感觉。她说文学是有 feelings（感觉）的东西。但是她不是 sentimental（情绪的，多愁善感）。<sup>2</sup> 海彬伸出理性的触须说明他是一个安静、喜欢追究根底的人。他写到每次看自己拍的第一张照片，总觉得自己是照片里的主角——尽管照片里只有爸爸一个人。他打了一个比喻，把脑海里当时的思绪比作鱼儿们聚集在一起激烈地争辩。海彬这样写：

水母若有似无地表态：“每当梁海彬凝视这张照片时，他都在和照片里的爸爸对话。然而梁海彬不断在成长变化，照片里的爸爸却已永远凝结在那个时间点。所以每次对话时，话语权其实都在梁海彬身上——照片的爸爸是没

---

<sup>2</sup> 单德兴：《却顾所来径：曲终人不散，江上数峰青》

有话语权的。正因如此，每次重温照片，梁海彬才会觉得自己是主角。”

——《光影之间》

阅读时我又不时触碰到海彬的感性触须，比如下面这一篇《夜的广播员》，他这样开始：

谁有在深夜听广播的习惯？

我并不常常在夜里听广播，除了熬夜读书之时，或深夜回家之际。读书读至夜阑人静，四周的一片寂静和窗外的一片漆黑（道路旁一盏一盏的街灯只能突显夜的黑）很容易使人产生“全世界仅剩我一人了”的错觉。扭开收音机，广播员的声音在夜里飘荡着。那感觉恰如在寒冷的夜里点着一根蜡烛，尽管不足以取暖，却也温馨。

——《夜的广播员》

文字里的抒情不也是夜里点着的一根蜡烛？好的感性是对理性认知的内化、积淀之后的一种感发与释放——而文学是其载体。语言文字最终展示作者的文化气质、作者的性情风格。我深信，海彬会珍惜他所有，会努力的。

2017年3月10日